

老岳父

■ 赖瑞禹

老岳父是乡间的文化人。屋里挂着松了弦的琵琶和二胡,桌上摆着毛笔和石砚,那砚台总像是新磨过墨的。墙是土坯的,却常年漾着墨香。这双满是厚茧的老手,既能持乐器弹出串串音符,又能悬笔书写地道的颜体字。他这一辈子,活脱脱像屋后那棵老榕树,枝叶纷披,须条直垂,骨子里却硬朗得很。

少时,我家开着面线坊。我常随父亲去马甲一带叫卖,用面线换些小麦或薯干。每回路过他家,总能见着他老两口。因岳母与我同姓,那时只晓得叫老两口“祝姑”“老姑丈”。谁承想,他们后来成了我的岳母、岳父。妻是老幺,生得晚。小时候,每家每户的粥总是稀溜溜的,他们一家十口,她也吃不饱,身子单薄。好在时兴瘦俏,我乐得娶个佳人归。

成亲那日,岳母抹着泪说:“把女儿交给你啦。”那时妻二十出头,刚出校门不久,在娘家少做农活,我家活计重,父母难免要唠叨几句。她回娘家诉苦,岳父总不言语,只听岳母说:“狗屎藤缠你家桂花树,头发数根给你们了!可要好生疼惜!”我家与妻的娘家隔着一座山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,自行车还很稀少,出行要走路。曲曲弯弯的山路,傍晚时分行人稀疏,老岳父总要送到岭头郭上,看着小女儿走远才返身。

我们成亲时,岳父母二老都已六十开外了。可他们闲不住,还在种地。逢着休息日,妻回娘家,我也跟着,找寻到他们干活的薯地,帮着使些力气。岳父眯着眼看我干活,黝黑里透红的脸庞上露着笑意,笑意里带着些许怜惜。日头斜了,收拾了两担甘薯。我年轻气盛,把多出来的都叠在自己筐里。他瞅着说:“路远,你读书人,肩头嫩。”我不听,挑起就走,起初还好,后来越走越沉。他在后头跟着,我咬紧牙关硬撑。实在熬不住,我放下担子喘息。他弯腰拎起我筐里的甘薯往自己担上叠,嘱咐我慢点,自己往前走,三两步就过了狭长的稻野田埂。

老岳父这人,最是明白事理。平日里温温吞吞的,却自有一种气度。他读过私塾,字识得深、写得方正。几乎全村里的红白喜事、孩儿满月周岁、春节对联,会来求字,全是免费,有时墨和笔都是自家买的。特别是年底,时常忙到除夕。他这一写,乐此不疲数十年。他在生产队当委员,该得的补贴从不多拿,还常提醒别人注意舆情,惹得有些人躲着他。五个闺女,结婚乡下,家家农活,老岳父都帮过。

年纪大了,我们接他来换换空气,他最多住一晚。常说:“有孝女儿路上摇,无孝儿媳三顿烧。”岳母走后,他无聊时在儿女家轮流住了几日,终究还是回了老屋。前些年还去邻村老人会玩纸牌。年过八十,时常在家抄抄写写,如用钢笔默写《增广贤文》,装订成册送给儿女们。那字,是可以当字帖的。晚年他不动,却活到九十三。每次我们带儿子去,他总笑呵呵地喊“马彪”,将小外孙疼得什么似的。耳朵背了,我们就用笔谈。给他零用钱,总要推让半天,说我们用处多。临走时,他必送到垠口,站在那儿一直挥手。

那年开春的一个午后,他照例去歇晌。自己掖紧被子,放下透明的蚊帐。外间有人喝茶,也没听见动静。到晚饭时,妻子的二哥进去一看,岳父已经没气了,身子还是软的。他就这样安详地走了。儿孙满堂的,竟一日也没劳我们伺候。你说,这是不是修来的福分?

如今老屋还在,八仙桌、笔墨纸砚都原样摆着。据说,“大集体”那些年,妻子家最是热闹。唱南音的、喝茶聊天的,总要聚到深夜。妻记得总要不地地烧水。那个大腹茶壶,壶口都磨缺了,上面的花鸟也模糊了。每次去妻子的二哥家,我们总要在院里转转。老榕树斜遮着院子,木棍顶的五间门换了,存粮供神的木楼也拆了。望着上了锁的老屋,忽然鼻子酸酸的。物是人非,可他那份温厚永远地留下来了。老岳父把一辈子的柔情都藏在这几平方米的老窝里,把满腔的热忱都洒在故园的每一个角落中。他的爱,不声不响的,却在年复一年里,把福气写满了我们安逸的光阴。



视觉中国

大地的手掌

■ 苏锦波

傍晚时分,我站在这农业公园的观景台上,目光所及,一片广袤的深褐色土地正静静呼吸。夕阳像一颗熟透的柿子,沉甸甸地悬在西边的天际,将最后一捧金红色的光,均匀地洒在这无垠的版图上。那土地便不再是沉默的了,它周身泛着一层温润的、毛茸茸的光晕,仿佛是劳作了一整天的巨人,此刻正舒展着他宽厚的手掌。是的,耕地。这绵延到视线尽头,被一道道笔直的田埂与灌溉渠规整分割,又被更远处的防风林温柔环抱的土地,便是那最朴素也最伟岸的手掌了。掌心里,纵横的纹路是机耕道,莹润的光泽是未散尽的水汽,而那深沉的底色,便是它亿万年积累的、供养生命的底气。

这一整片平坦如砥的沃野,大多属于“基本农田”——一个沉甸甸的、带着法律体温与民族嘱托的词。它不像公园里修剪精致的草坪,可以只负责美观;它有自己的“指标任务”。水稻、大豆、麦子、地瓜、马铃薯……这些名字念出来,都带着土壤的实诚与日光的饱满。它们是“主粮”,是饭碗里最踏实的那部分,是文明的基石。我仿佛能看见,在不同的季节里,这手掌变幻着不同的色泽与质感:春水初生,是一面面漾着云影的明镜;夏禾疯长,是一匹匹向天际汹涌的绿绸;秋实垂首,是一片片喧哗的金色海洋;冬日休憩,则是一袭覆盖着薄霜的、静谧的褐绒。轮番种植,让土地在奉献与休养间取得平衡,像一位懂得呼吸的巨人,一呼一吸间,肥力得以涵养,耕植层得以焕新。

为了服侍好这位巨人,人类的智慧化作了它掌心的纹路。那些笔直的机耕道,是它清晰的掌纹,让钢铁的“铁牛”能自由驰骋,进行规模化的耕耘、播种与收割。蜘蛛网般密布的灌溉渠,是它隐现的血脉,将远方水库的甘霖,精准地输送到每一寸焦渴的根系旁。一切设计都恪守着古老的禁忌:不能破坏

那珍贵的、用时间与生命腐殖堆积而成的“耕种层”。你看不到随意水泥硬化的炫耀,只有泥土与砂石的本分。

科技的光,也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渗入这片土地。公园角落那座不起眼的小楼,是水肥调控中心。里面巨大的电子屏上,跳动着不同地块的土壤墒情、酸碱度、肥力指标。那些埋在地下的传感器,像深入巨人肌肤下的听诊器,将土壤的每一次“心跳”、每一次“饥渴”都精确传达。管理人员轻点鼠标,便能指挥田间的智能阀门,进行一场无声的、定量的灌溉与施肥。这不再是靠天吃饭的茫然与豪赌,而是像一位高明的中医,正在为大地巨人进行着精准的“辨证施治”。我想,那巨人若有知觉,定会为这种既被悉心理解,又被精细呵护的感觉,发出一声舒适的喟叹吧。

销售与连接的通道,也被前所未有的地拓宽。公园一角的物流中心,车辆进出有序。刚采下的蔬菜,带着露水与泥土的清香,经过分拣、包装,几个小时,便能出现在城市的超市货架或学校食堂的餐盘里。“产供销一条龙”,让田垄与餐桌的距离,缩短到以小时计算。更有趣的是,在农产品展示中心门前的空地上,傍晚时分反而热闹起来。几盏大灯亮起,架起手机,几位面容黝黑却笑容明亮的年轻人,正对着屏幕,用夹杂乡音的普通话,热情地介绍手中的新米、蜂蜜或水果。“家人们看这瓜的纹路,这叫一个自然熟!”“我们这儿的水稻,喝的就是山泉水!”网络直播的魔力,将这片土地的丰饶,瞬间推送至千里之外无数个闪烁的屏幕前。新媒体成了最长的田埂,链接着最远的顾客。

忽然,一阵清脆的笑声像风铃般滚过田埂。那是一群刚结束“农事体验”的幼儿园孩子,在小老师的带领下,正沿着田边小路往回走。他们的小脸通红,裤脚还沾着泥点,手里宝贝似

的捧着几根自己拔的萝卜,或几片捡拾的斑斓落叶。更远的“共享菜园”里,几个家庭还在弯腰忙碌,父母指点着,孩子笨拙地挥着小锄。这片土地,不仅生产食物,也生产着比食物更珍贵的东西——对生命来源的认知,对劳作艰辛的体悟,以及十指沾染泥土时那份最原始的快乐。这便是“农文旅”融合的深意吧,让城市里疏离自然的心灵,在此找到回归的路径。

我缓缓走下观景台,脚踏在坚实的机耕道上。月光替代了夕阳,给万物披上了一层清辉。白日里那些具体的田块、渠道、大棚,此刻都融为一片朦朦胧胧的、深沉的灰黑,唯有那大地特有的、宽广无垠的形体,在星空下愈发清晰。它静静躺着,像一位终于进入安眠的巨人,胸膛随着夜风微微起伏。我忽然明白了,我们所有的努力——那精确的科技、畅通的物流、新颖的营销、融合的文旅、下乡的文化——都像是一条条细小的、温暖的溪流。而我们最终的目的,不过是汇聚到这只巨人的手掌里,让它保持温热,让它永葆生机,让它能继续稳健地、绵长地托举起我们所有人的生活,以及生活之上,那些关于美的、传承的、生生不息的梦想。夜风吹过,我听见防风林发出海浪般的沙沙声,而那无垠的、沉睡的土地,在星光下,仿佛正泛着一层永恒的、慈祥的光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